

同伴

柯 灵 著

文化生活出版社

同

伴

柯 灵 著

文化 生活 出版 社

一 九 五 六 · 上 海

內 容 提 要

這個集子包括“同伴”“渾”“痞”“霍去非”四個短篇，都是描寫解放前國民黨黑暗統治時期舊知識分子的命運的。這兒可以看到罪惡的社會怎樣腐蝕了純潔的青年，可以看到黑暗的環境怎樣逼人墮落、發瘋，以及他們中一部分人的掙扎和追求，這是對舊社會的一個暴露和控訴。

同 伴

柯 靈 著

*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玖號

永盛協印務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86

開本 787×1092 紙 1/32 印張 2 3/4 字數 55,000

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2,500 定價(5) 0.26元

目 次

同伴.....	1
煙.....	21
捨.....	48
霍去非.....	64

同 伴

聽同伴們傳說，黃莉蕾要加入我們這歌舞團來了。

黃莉蕾在上海歌舞界似乎是一個很走紅的名字，我們這裏就有許多人認識她。我因為到歌舞團工作不久，在未踏進這圈子以前，又很少機會跑進聲色繽紛的場所，因此連她的照片也沒有看見過，雖然小報上幾乎每天都在替她做起居註。

大概爲了這魅人的角色將要作我們的伙伴的緣故，黃莉蕾這三個字就常在各人的口裏傳遞，一直到她正式加入的時候。

我在這歌舞團裏擔任的是一種文字工作，例如撰擬廣告和宣傳稿件。這工作的性質使團裏的一些姑娘們樂於跟我親近。這一天，那近來常常在我身邊打轉的薛琴舫，忽然興沖沖地跑來告訴我說：

“張先生，快看看去，黃莉蕾來了！”

薛琴舫是個才懂得一點人事的女孩子，剛學會歌舞，能够登台演唱，因此她對黃莉蕾的興致似乎特別高。我略略躊躇了一下，一種好奇心叫我順從了她的慫恿。

黃莉蕾，修長的身材，蛋圓而白皙的臉，畫得極長的眉毛掩覆着媚眼，眼皮上塗着藍暈，鬆曲的黑髮蓬在頭上。一身紅色的西裝，就像一團火。這強烈的色彩會叫每一個人都對她注目。

我只看見她的側面，可是心裏忽然引起一陣深沉的納悶。

我想我一定在什麼地方看見過她，並且還不止一次。那白皙的臉蛋在我的眼睛裏是熟悉的，可是我怎麼也記不起我和她曾經有過什麼因緣。

她跟領班的徐先生正在談天。——那一口爽脆流利的北京話也是我的聽覺所熟悉的。

我納悶着。她回過頭，忽然看見了我，接着就向我投來了驚訝的一瞥。

“哦，張先生——”

她驀地站起身，高興地伸過手來。

回憶在剎那間醒了。我想起來：

“哦，真沒想到是你！”

在這短促的面對面的一瞬間，我把她的容顏認辨一次：蛋圓的白皙的臉，逗人愁思的細長的眼睛，看人的時候像一汪水，眼珠子特別亮。雖然是神情變了，過去的丰姿還依稀地留在她的眉目之間。她向我帶着不能抑制的親摯與感慨，微笑着，半晌不說話。這時在旁帶着滿臉疑問的領班的心情彷彿被她察覺了，她回過頭去向着他：

“張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今兒真趕巧啦！”

笑着，一種老練的交際花的姿態。

人世間有些事情真是叫人參不透。在我沒看見她以前，如果有人問我黃莉蕾是誰，縱使他明白地告訴我“這是你從前認識的朋友”，我也無論如何不會猜得出來。要不是我親眼證實了這件事，我怎麼也不能相信黃莉蕾就是黃淑華！

屈指算一算，該有五、六年了，那時候我還在北京，剛考上大學不久。而淑華就是我的同學陳紹棠的朋友。

紹棠和她戀愛着。

我跟紹棠是同級而又同宿舍的。他的經濟情形很好，似乎讀書祇是一種名義，平常並不須要用功，祇是在必要時向我要求一點不大正當的幫助就行了。自然在經濟上我就沾了他的光。就因為這種關係，彼此間不很自然地建立了友誼。

恣意地享受着一個無瑕的少女的戀情，紹棠的得意是當然的。湊着機會，他就裝得非常秘密的樣子，向我報告他們的內幕新聞，非常細緻地描述着淑華的一言一行，一顰一笑，他們怎麼樣約會、散步、看電影，又是怎麼樣如醉如痴，可驚可喜；有時連淑華寫給他的信，也珍重地從內衣口袋裏摸出來讓我看一看，然後照例地問：

“老張，你看，快成熟了罷？”

那語氣，那神情，是非常肯定，絕不容許人掃他的興的。我只好說：

“那還用問！”

於是他又得意忘形地加上一句：

“祇要胆大心細，就有辦法。懂罷？”

我只能用笑來回答了。

很幸運，不久以後，我看見了紹棠的愛人。——那是我第一次和淑華見面。星期日的午後，由紹棠約定，三個人一起去遊北海。

是秋天，輕風送着嫩涼，北京一年裏面最好的季節。淑華穿着一身淡青自由布的學生裝，滿頭黑髮在迎了風飄；不擦

粉，然而是一張白皙的臉。一個嫻靜可愛的少女。

經過紹棠的介紹，我和她談了幾句話。

“密司黃在女子師範幾年級？”

“明年暑假就畢業了。”

“聽說你們學校辦得挺好？”

“也沒有什麼，不過還算認真的。”

其實這詢問大可以不必，不問我也明白；雖然是爲了應酬，這樣的談話也太缺少意味了。於是我沉默起來。

紹棠的神情特別興奮，他夾七夾八地，話說得又多又亂。可是淑華却像不大愛說話，她的微笑，她的點頭，都是那樣地幽雅，使人想起一泓澄明的水。是爲了我在旁邊嗎？我不明白。

當我在後面看着這一對並肩的人的背影的時候，不知怎麼心裏竟起了一個奇怪的念頭，我彷彿覺得，他們並列在一起有點不大相稱似的。可是接着我就自己推翻了這個意見了：一個是年輕漂亮，一個是美貌多情，在這樣的場合，這樣的天氣，豈不是一種最調和的點綴？我爲什麼要有那樣的思想呢？

見過一次面，以後就有很多見面的機會，原因似乎就在於他們的戀愛確實已經成熟了。

對這一場戀愛的喜劇，我原是旁觀者，一切都無須乎代勞心機，何況當時我爲了張羅自己的學費，已經弄得手足無措，連晚間也無緣享受一次長夜的安眠。在這麼個情境當中，却不知爲了什麼，當時我竟深深地替淑華担着隱憂。

因爲多次的接近和談話，我約略知道了淑華的環境。她的家在天津相近，家裏除了和她相依爲命的老祖母以外，便沒有其他的人了，她的學費還是她在北京的姑母爲她負擔的。此

外，我知道她很用功，在女子師範是爲全校師友所敬愛的一個。

而紹棠呢？

我還沒有提起過他是結了婚的。而且，是一種冠冕堂皇的，自由戀愛的婚姻！當初紹棠爲了要完成他和他夫人的神聖的結合，曾經跟家裏鬧得天翻地覆。結果家裏爲他解除了原來由父親作主的婚約，順從了紹棠的意旨。——他的奮鬥勝利了，不到一年，他却又認識了淑華，在他的戀愛史上又寫成了傑出的一章。

悲劇在進行着。而這却是淑華連做夢也不會想到的。

意外的事情終於發生了。在那一年的寒假裏，猛不防淑華跑到了陳家去找紹棠，而出來招待她的却是紹棠的太太。

“您找誰？”

淑華完全沒有想到對方是什麼人：

“我找紹棠。他在家嗎？”

“您貴姓？”

“我叫黃淑華，我跟紹棠——跟陳先生是朋友。”

“您有什麼話對我說好了，紹棠是我丈夫。”

淑華臉上剎那間飛過一陣紅，隨即變得非常蒼白，輕輕蹙了蹙眉尖，接着就浮起了一個勉強的笑影。

“哦，原來是陳師母！”她聲音低得幾乎只能自己聽見，“我沒有什麼要緊事，倒驚動了您，真對不起！”

她文雅地點了點頭，算是告別；陳太太送她到客廳的門口。空氣和平而嚴肅。

第二天，紹棠偷偷地跑去找淑華。他帶着滿腦子準備好了的動人的辭令，說他是怎麼傾心地愛她，爲了愛，才隱瞞自

己曾經結過婚，這欺騙是他真誠的愛的表現，請原諒這愚昧的苦衷等等。他說得盪氣迴腸，居然連眼淚也流了出來。

淑華眼皮浮腫，不難想像，她曾經度過了多麼痛苦的一夜。可是她現在態度異常安詳。她聽紹棠訴說完了，平靜地說：

“你是不應該瞞我的，可是事情已經這樣了，我原諒你，我們還是朋友。”

紹棠完全沒有想到結果是這樣，頰上的淚痕還沒有乾，就已經笑開了。

他們的友誼也就真的這樣繼續着，沒有發生什麼意外。

可是紹棠的夫人不肯善罷甘休，她進一步強制紹棠向淑華宣佈中斷一切關係。本來這在紹棠還沒有完全遵從的必要，不過跟這位自由結合的太太輕易鬧翻，事實上不允許，最重要的，他明白以後淑華大概也不會完成他什麼奢望；於是他寫了一封絕交信寄給淑華。信裏除陳述自己不得已的苦衷以外，還做了個在他大概以為極其聰明的人情，說願意介紹我跟她“做一個永久的朋友”。

在事先，我並不知道自己會有這種飛來的運氣，一直等到紹棠接到了淑華的回信，這才哭喪着臉跑來告訴我：

“我本來想為你們介紹的，可是她——”

他說得很認真，說到一半，說不下去了，拿出淑華的回信來遞給了我。對他這種寶貴的饋贈，我自然無法表示感謝。我祇匆忙地看完了淑華的信，那信就寫在紹棠的絕交書的反面，大意說：“我是非常珍重感情的，但想不到竟會有這樣的遭遇。我祇當自己是做了一個惡夢吧。……”最後的兩句是：“你還打算把我當作一件禮物送朋友嗎，你忘記我是一個‘人’

了！”

看完信我沉默着，在信裏我體味出一個少女的酸辛的淚滴。

紹棠却向我扮了個鬼臉，兩手一張，兩肩一聳，做一個他從電影中學習得來的姿勢，笑着說：

“好，乾脆拉倒！有機會再來過！”

當然，紹棠是要再來過的，可是從此我却再也看不見淑華了。

如今我雖然又看見了她，但我所看見的，已不是當年的淑華，而是那能歌善舞、擅長交際的黃莉蕾了。

我仍然納悶着。時間的宰割，環境的推移，在這個年頭，一個人要變成個什麼樣子原無一定，有時由人變狗都是可能的事。我懂得這個，可是我想不出由黃淑華變到黃莉蕾，這其間經過的是一條什麼樣的道路？

淑華——不，莉蕾她自己呢，當然沒有告訴我的必要。

這次重逢居然彼此是同伴了，倒是太偶然的事。相見後不久，她就尋到我的宿舍裏來。我讓她坐定了以後，彼此無言，默然有三五分鐘之久。

“我們不見面有五、六年了罷？”

我首先打破沉默，而語氣裏流露着的是抑制不住的感慨。

“五六年了，”她像在低低地獨白。接着凝視着我說：“想不到罷？你一定想不到會在這裏遇見我的，對不？”

於是，微笑。微笑之後又是沉默。

“你到上海很久了罷？”我問。

“我嗎？算一算罷，一年，兩年……唔，四年了。日子過得真有點糊塗。——您是幾時離開北京的？”

“我們分開的第二年，我就退了學，到南方來了，你知道我家鄉在南方。”

順着這個機會，我打點着探索一點什麼。

“這許多年都好吧？”

“馬馬虎虎。”

“你知道——”我冒着險，“你還知道紹棠的消息嗎？”

“不大清楚，你們還常常通信？”

“我們也疏遠得久了，聽人說他已經做了官。”

“哦，他是個做官的人材哪！”

光景是她不願意提起那些，要再扯下去，也不會咀嚼出什麼意味。我心裏盤算着再跟她談點什麼的時候，她却輕輕地哼起“長恨天”裏賣花生米女郎所唱的古巴情歌來。

我索性靜默了，在淒婉的歌聲中。

此後是我和她連談天的機會也沒有。其實即使有罷，我又有什麼權利一定要喚起人家淡忘了的悲哀呢？

黃莉蕾加入我們這歌舞團後，公演過兩次，賣座的紀錄因為她而顯著提高了。——不過我感覺到，她在團裏所引起的影響不止是這一點。本來，這歌舞團裏的第一根台柱子是那綽號小黑姑娘的林曼霞，現在黃莉蕾無形中嬗襲了她的寶座，這一點顯然使小黑非常不滿。她和莉蕾雖然見面時照樣微笑招呼，彬彬有禮，一背過身子，就開始散佈不利於莉蕾的流言。大概小黑以為我和莉蕾有什麼特殊關係，當着我是謹守着“守口

如瓶”的政策，但流言依然灌滿了我的耳朵。傳播給我的大都是那半解人事的琴舫。

跟小黑一道起鬨的是導演老湯。有一種傳言，說老湯從前還和莉蕾有過關係，結果是不歡而散。甚至我們領班的太太許佩娟，當面對莉蕾很客氣，一跑開她就會低聲咒罵“野雞！爛污貨！”許佩娟是以獨唱“十里長亭”與“人面桃花”而知名的，在登台的時候，慣於展覽她的奇裝異服，向台下亂飛媚眼。儘管如此，她似乎還感到自己在觀眾心目中的地位不夠穩固，因而對莉蕾感到威脅。

這本來很平常，在我們這圈子裏，這也是一種爭生存的鬥爭。但在這不平穩的氣流中，我却約略知道了一點關於莉蕾的遭遇。

在一張常常為林曼霞捧場的小報上，忽然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做“舞星黃莉蕾之墮落史”，說她在北京做過女招待，嫁過一個小官僚做第四房的姨太太，不久下了堂，就到上海來度歌舞生涯。那報上說她很浪漫，和她熟悉的人幾乎個個都有過肉體的關係。又說她至今還同時和三個男性同居着，一個是電影明星，一個是某大學的南洋籍的學生，還有一個好像是什麼闊人的少爺之類。按照一般小報流行術語說來，她乃是一種極其“淫賤”的女子。

我並不信賴小報的真實性，但我也不敢肯定它百分之百是假的。

曾經有一次，我在霞飛路上看見莉蕾跟一個棕色皮膚的青年挽着臂跑進巴黎大戲院去，我想，這也許就是那個南洋籍的學生吧。

在這種影響底下，能諒解莉蕾的人確實很少。比較上說，樂隊裏的梵亞鈴手小杜，似乎對她還有着若干的同情，他曾感慨地對我說：

“老張，你知道不？黃莉蕾的修養挺不錯的。可是她也實在太不檢點了！要不然，要不然，……”他忽然嘆了口氣：“這樣的世道，本來也真難！”

“當然，誰願意自己墮落呢！”

我回答了這一句。

莉蕾本人倒總是若無其事似的——也許她不知道同伴對自己的態度，也許她明明知道而裝作不知道，她依然微笑着，依然不時低低地哼着古巴情歌。

日子這樣不知不覺地過了四五個月。

春天是歌舞團的黃金時代，電影院除了照例開演許多“愛情名片”以外，還額外加上叫做什麼“好萊塢”或是“麗娃栗坦”之類的舞蹈，而實際上却是一些白種女人的裸體舞。和我們歌舞團訂約表演的戲院，也排列得幾無虛日。

大家都有點興奮。莉蕾的意興却像是非常闌珊，彷彿有一種極大的不愉快沉澱在她的心裏。

這一天晚上，莉蕾表演的節目比平常早一點，到後台就卸了裝，打算先走。正巧因為下面就是那由幾個小姑娘敷衍時間的節目，我怕聽那種貓兒叫春似的歌聲，也就先自悄悄地溜了出來。

在戲院門口，莉蕾和我便走在一起。

“張先生，我們一起走罷。”

我點點頭。我們就這樣緩緩地在那春夜的街頭漫步着。

許久的沉默以後——

“老張，你覺得我們這團裏的空氣怎麼樣？”

聲音幽幽地，她很難看地笑了一下。我略帶驚奇地望着她，很快回答說：

“這年頭嘛，還不是到處一樣！”

半晌，她又開口：

“你真不覺得？簡直可怕！人跟人在一起，就跟野獸似的……”

屏息。——我不敢輕易說話。

“人啃着你，吃了你的肉，臨了還說你的肉是酸的！”

我偷眼看她，她臉色鐵青，眼睛一直望着前面。

“你犧牲了自己，可是人家罵你沒有靈魂。你想想，這是什麼世道！”

我吃了一驚。心裏沉甸甸地，想不出應當怎麼回話。

“我要是有這個力氣，我準把這世界毀了！”

那春雷似的憤怒的聲音震着我的耳鼓，我的心。

隔了一天，小杜悄悄地問我說：

“老張，你知道莉蕾同老湯的事嗎？”

我知道我又要聽到什麼新聞了。我搖搖頭，小杜就告訴了我這故事——

不久以前，老湯約莉蕾去赴一個宴會，席間有一個闊客。這類應酬，在莉蕾本是常事，一杯一杯的香檳就在盡興的談笑中喝了下去。——她醉了，酒醒時又加添了一次被污辱的創痛。她向老湯責問，老湯竟笑着，“這樣認真幹什麼！你還在乎這個呀？”

講完後小杜附加了這麼個批評：

“老湯這事也做得太混賬了，對自己的同伴，怎麼可以用這種手段！”

可是我說不出話來，心裏又是沉甸甸的。

因為這事，我有好幾天被不愉快的心情所支配。彷彿有一件禍事正在醞釀着，就要爆發。我祇下意識地反反覆覆想着北京時代的往事，而且進一步我在想像中替莉蕾安排了多末未來的景象。——這難於理解的人生的謎。

春天的過去是恍惚的，在春末夏初的時光，聽說莉蕾生了病，病不輕。

而生病也可以成爲誹謗的資料。

這時又有一片惡濁的空氣蕩漾在同伴中間，有人說莉蕾是在醫院裏打胎，但也有人說她是早就下了藥，不會生育了的，她的梅毒却已經到了第二期或者竟是第三期。

我想起她手上新近所發生像癬瘡似的東西，我有一種不可名狀的悵惘。這很可能只是平常的皮膚病，可是在人們的眼睛裏，却成了一種墮落的證據。

林曼霞對這事分明帶了極大的興奮，當衆人聚在一起談論時，她就會湊個機會說：

“噯喲，真作孽！那一天她叫我一起到南京路買東西，在路上還拉着我的手。那時候我真害怕哪！”

說的人裝腔作勢地嬌笑着，聽的人陪着笑。

有人接應着說了：

“這一個調調兒嘛，是人人喜歡的，不過也要有個禁忌。

男人碰得太多了，會出毛病。”

說這話的是徐先生。他以領班的資格，自然應當有這樣的說法。

莉蕾在生理上是不是比別的女人特別些？她生的究竟是什麼病呢？我不知道。只有一點，我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小報上對莉蕾的中傷似乎終於產生了效果，她的叫座力慢慢低落了。而這對莉蕾，正是一種致命傷。領班對她的態度的突變，正是一個很好的說明。

不久，團裏忽然接到了天津一家戲院的信，約我們到北方表演去，他們可以允許較好的條件。經過徐先生和老湯的幾次磋商，就決定趁這個機會，大家出碼頭去蹣跚一下。

差不多行期都快決定了，莉蕾還沒有出院。我帶着焦急的心情到醫院裏去看她。

她住的是二等病房，一切陳設都帶着濃重的宗教味，與其說清靜，不如說是寂寞，淡淡的藥味流散在凝凍的空氣裏。這家醫院原是教會辦的，壁間還掛着幾幅油畫的“聖經”故事。莉蕾就安靜地靠在那一幅聖母像下的躺椅上，望着紗窗外濃綠起來的柳條。

她的左眼上蒙着一塊綳布。

看見我去了，她顯然很高興，趕忙親摯地招呼我坐下了。

“好一點了罷？”

我問候着。這環境叫我感得和這病人之間的矛盾。

“多謝你，快好了。”

眼前的莉蕾似乎只有一種單純的高興。

“我們團快出碼頭了，你知道嗎？”